

西康史拾遺

文 史 資 料

(未定稿)

上卷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康定



西康史拾遺

PDG

凡例

一、本书并非正史，但也不是稗官野史。书中所集的人和事，是一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事属机密，既不能对外公开，也不便记入档案，因而失传。有些事是当事人早已死亡，知情入亦多物化，未留下记录或口碑，使修史者无从采访，只能付之阙如。还有些是有心的人，剪报札记收藏的书籍杂志，而在十年动乱中，都被当作四旧，焚毁抛弃，片纸无存。但这些资料，实为组成西康历史的重要部分，可其湮没，实觉可惜。遂在养病余暇，回忆追述笔之于书，以存史实。

二、本书计划分为五个阶段叙述：

自改土归流前的西康至赵尔丰经营川边（1905）傅嵩林奏请建立西康省（1911）为第一阶段。

民国时期，西康政局的演变，及历次事件的发生与结局，至刘文辉接管西康（1926）为第二阶段。自西康建省委员会建立（1932）至西康正式建省为第三阶段。西康建省后，各厅处的人事更迭，及各项重大设施为第四阶段。国民党在西康的一些活动，西康建立民意机构，及西康举行大选，至刘文辉宣布西康全省起义为第五阶段。

这五个时期，时间虽只有二百余年，但是是西康变化最大的时期，许多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因外果，许多人事的更迭斗争，万绪千头，均待梳理，凡是在这二百余年中发生在西康境内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均必须以时为经，以争为纬，人之兴衰，事之成败均为本书收集对象，不厌其繁，但求其实。

三、本书并非正史，故不求其前后连贯，浑然一体，但每一事件或人物虽均自成篇章，但亦必冥思苦想，搜索苦肠，探索其发生的背景与根源，阐述其过程与成败，以求为后之修西康史者提供线索与方便。

四、在笔者的记忆中，除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外，还有许多小人琐事，虽不能独立成章亦可为修史之助，不忍割爱抛弃，特于书末设置《轶闻琐事》一章将其一一记述，俾免散失。

五、本书虽非正史，但人多面广，时久事繁，缺少参考资料，多赖笔者个人回忆，势必

事倍功半，迁延时日。而笔者年事已高，余晖不长，精力衰颓，不耐久坐作书，真可谓心比天高，命如冰薄。幸同学周光钧同志，知此情况，自愿鼎力相助，凡属校订清稿，均愿一力承担，使笔者专事写作的时间，延长一倍，始克稍成卷帙。谨此声明，籍表谢忱。

本书时间跨度较大，其中人名地名，时间先后，错误遗漏，在所难免，原应考证核实，使成信史。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无力全部印证。惟有俟诸他日德、才、识俱备而又有志于《西康史》之编修者查证核实加以补充，以竟全功。

书中有部份章节，曾为其他文史刊物所采用。亦一并收入集中，俾成完整。未及协商，特此致歉。

编 者

西康史拾遗(未定稿)

绪 论

西康之名，定于清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林（华丰）请建立西康省的奏折。他在奏折上说：“查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曰‘西康’”。从此以后，西康这个名称，才在官方文书，私家著述中出现。至于有关西康史料的著作，解放以前，我所见到的，只有打箭炉直隶厅同知刘廷恕纂集的《打箭炉厅志》川边财政分厅厅长陈启图先生所写的《西康历史》边军统领刘赞廷先生编写的《康定县图志》康定杨仲华先生编写的《西康记要》……等书，其余散见于报章杂志者，为数尚多。但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欲求一部贯穿古今，广集西康史料的完整历史，则尚未得见也。尔时年轻气盛，不揣冒昧颇思冒续貂之嫌，完此盛举。惟兹事体大，非我力所能及，于是先从资料之收集，但笔耕所入，极为有限，卷帙浩大之作，无力购买，只能购置一些零星杂志，其有散见于报章刊物者，则剪贴收存，并常和一些知情故老扯谈，听到有关史料的掌故轶事，则作成笔记，分类保存。积日既久，略有可观。五零年后，囿于环境，不读一书，不写一字者三十余年，见闻更加鄙陋，笔砚愈益荒疏，更不敢侈言写作。十年动乱，几度抄家，所集资料，片纸无存，昔年宏愿，全成泡影，如欲偿还夙志，势必另起炉灶，而年近耄耋，余晖无多，精力衰颓，力不从心，惟有徒唤奈何而已！第念我生于西康，长于西康，七十余年，未离康境。轻年时期，衣食奔走，笔耕四方，康南康北，俱留鸿爪，所见所闻，尚属不少。且曾妄图编写，收集资料闻见所及，较为广泛。今虽所集资料，散失无存，而留诸脑际者，尚勉能忆及。其中有些内幕情况，当时即不为人知，有些重大史实，日久已被遗忘。我如不乘此一息尚存，作成笔录，一旦溘然长逝，必将湮没无闻。目前在家养病，颇多暇晷，遂于每日神清体舒之际，就回忆所及，走笔记录，并尽可能搜寻参考资料，加以补充核实，积日既久，逐渐成帙。虽断简残篇，毫无体系，不足称之为史，但东鳞西爪，拾遗补缺或可为他日修西康史者之一助也。

冯有志

一九八六年十月。时年七十有六。

西康史拾遗(未定稿)

目 录

凡 例

绪 论

第一篇 改土归流前的西康	(1)
第一章 整个边境 全属土司	(1)
第二章 边疆重镇——打箭炉	(2)
第一节 打箭炉之名的传说和打箭炉的形成	(2)
第二节 打箭炉的驻兵	(4)
第三节 炉城、炉关、关外、关内、出关、入关	(4)
第三章 改土归流前西康发生的两次事件	(5)
第一节 泰宁事件	(5)
第二节 凤全事件	(5)
第二篇 赵尔丰经营川边	(7)
第一章 赵尔丰其人和他的平康三策	(7)
第二章 赵尔丰率兵去边	(8)
第一节 运储军粮	(8)
第二节 率队出关	(8)
第三节 平定巴塘	(9)
第四节 督办善后	(9)
第三章 赵尔丰的指导思想	(10)
第四章 收复得荣	(10)
第五章 乡城之役	(11)

第六章 平定盐井	(14)
第七章 初步改流设官	(14)
第八章 擢升川滇边务大臣	(14)
第九章 护理四川总督	(15)
第十章 经边六事	(16)
一、练兵 二、兴学 三、通商 四、招垦 五、开矿 六、交通	(16)
第十一章 兼任驻藏大臣	(18)
第一节 兼办边事、藏事	(18)
第二节 再度出关	(19)
第十二章 平定德格	(19)
第一节 德格土司弟兄争袭	(19)
第二节 追击昂翁降白仁青部	(19)
第三节 石渠遇险	(21)
第四节 多吉僧格献土改流	(22)
第五节 边北改流	(23)
第六节 入藏划界	(23)
第七节 三岩之役	(23)
第十三章 经营察木多	(25)
第一节 察木多概况	(25)
第二节 察木多改流	(26)
第三节 郎吉岭改流	(26)
第十四章 桑昂曲宗等地改流	(26)
第十五章 甘孜炉霍改流	(27)
第一节 孔撮麻书改流	(27)
第二节 白利东科林葱改流	(27)
第三节 朱倭章谷改流	(27)
第四节 甘孜的喇嘛寺	(28)
第十六章 收回瞻对	(29)

交通方面：一、架设川藏电线	(39)
二、兴办邮政	(39)
三、修建招待所及旅店	(39)
四、修整驿路使通牛车	(39)
五、修建雅砻江大渡河两处钢桥	(40)
其四、文教卫生	(40)
文教方面：一、筹设关外学务局	(40)
二、考核学生成绩	(41)
卫生方面：一、设立医药局，施诊施药	(42)
其五、警察司法	(42)
警察方面：筹设巡警学堂	(42)
司法方面：(1)百姓 (2)命案 (3)劫案 (4)窃案 (5)奸案 (6)常案 (7)案费 (8)原告	(42)
其六、改革旧习	(44)
1、婚嫁：甲、规定一夫一妻	(44)
乙、提倡汉藏通婚	(44)
2、丧葬	(44)
3、学堂	(44)
4、平等	(45)
5、卫生：甲、净面 乙、设中厕	(45)
其七、外事	(45)
1、密奏清帝请修改西藏通商章程中有损主权的条文	(45)
2、限制外人随意在边境游历	(46)
其八、人事	(47)
1、请准自各省调员供川边差遣	(47)
2、请将应发配新疆军台人员一律改发边藏效力	(47)
第二十章 赵尔丰调署川督傅嵩林代理边务	(48)
第一节 傅嵩林奏请设西康省	(49)

第二节 建省办法	(49)
一、定名 二、地势 三、理由 四、办法	(49)
第二十一章 赵傅的结局	(50)
附注	(51)
第三篇 民国时期西康政局的演变及历次发生的事件	(52)
第一章 动荡的边区	(52)
第一节 阿里的炉城	(52)
第二节 尹昌衡西征	(53)
第二章 走马灯式的西康政局	(54)
第一节 袁世凯重划行政区域	(54)
第三章 类乌齐事件	(57)
第一节 西姆拉会议	(57)
第二节 激战类乌齐	(58)
第三节 晋京请愿	(59)
第四节 织坝岔和谈	(59)
第四章 恢复西康之名	(60)
第一节 陈遐龄兵败去京	(60)
第二节 恢复西康之名	(61)
第五章 刘文辉接管西康	(64)
第一节 二刘火并	(64)
第六章 刘文辉接防西康后的初步设施	(65)
第一节 设置机构	(65)
第二节 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的一些设施	(66)
第三节 西康教育的落后状况	(67)
第四节 设立西康师范讲习所	(68)
第七章 刘文辉的干部政策	(70)
第一节 刘文辉治康前西康干部的状况	(70)
第二节 刘文辉的干部观	(71)

第三节 大量培训干部	(72)
一、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	(72)
二、汉源保训所	(74)
三、雅安省训团	(74)
四、省训团康族民政组	(76)
五、康定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	(76)
第八章 大白事件	(77)
第一节 大白事件的起因	(78)
第二节 大白事件的经过	(78)
第九章 大白事件引起的其他事件	(81)
(一) 康定兵变	(82)
第十章 巴安省防军事件	(84)
第一节 巴安人格桑泽仁	(84)
第二节 格桑泽仁的一生	(84)
第十一章 藏军进犯青海	(88)
第十二章 大白事件的结束	(88)
第一节 刘文辉增兵换将	(88)
第二节 撤销雅理游击司令	(89)
第三节 汉军大举反攻	(90)

第一篇 改土归流前的西康

第一章 整个川边，全属土司

西康古无其名，明、清王朝，以其地居边远，呼之曰边，且因地势高寒，物产不丰，又系藏族聚居地区，语言不同，风俗殊异，设官治理得不偿失，故对此大片国土，视作鸡肋，采取羁縻政策，官其酋长，作为土司，一经授封世袭罔替。于是土司人数，有增无减，以数千里之地，分二三十部落，皆同封建之规。且边地辽阔，或曾有土司，或土司亦未建立，如俄洛色达等地，则称之为“野番”。这些土司，错居杂处，遍及康境。

从雅安西行，越大相岭，上飞越岭，即进入边境，也就是进入了土司的领地。下飞越岭约十里，至化林坪，有打箭炉阜和协的绿旗兵一营，驻守化林，保护飞越岭的交通，称化林营。清雍正时，果亲王奉圣旨去泰林（今乾宁，属道孚县）抚慰达赖喇嘛，使命完成，道经化林，曾吟七绝一首以记其地。诗曰：“泰宁城到化林营，

峻岭凌江鸟道行，
无限华羌开此地，
塞原宜建最高坪。”

果亲王不但能诗，且擅长书法。当年曾亲书此诗，刻石为碑，立于道左。后人还为盖一木质碑亭，保护此碑不为风雨所蚀。亭之正门，尚悬一木匾，上书“果亲王遗迹”。

从化林坪下山，到兴隆堡，为沈边（今沈村）余土司领地，再西进十里，过佛耳岩，为冷边（今冷碛）周土司属地，由冷碛西行四十里，过泸定桥，为咱里古土司属地。明正土司的全称是：“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宣慰使”。官职高，属地大，除咱里古土司鱼通甲土司归其统率外，尚有四十八个土百户，遍布于打箭炉西部及邻近打箭炉的河口（今雅江）道鸣（今道孚），鲁密章谷（今丹巴）等地。从打箭炉出南门西行，直至河口中渡，都是明正土司辖境。过雅砻江至麻盖中，进入崇喜土司属地，过崇喜土司官寨，至大河边，进入理塘土司辖地，过理塘，属毛丫土司，再西为巴塘大营官（正土司）二营官（副土司）领地。再

西则为德格大土司辖境。如从打箭炉出北门至泰宁过道沟，到仁达沟，进入霍尔章谷（今炉霍）土司界。上章谷，越雄鸡岭，入朱倭土司境，再西行越罗锅梁子为麻书土司境，再西行到甘孜，属孔撒土司。过雅砻江，为白利，林葱两个小土司属地，再西即进入德格大土司境。从炉城出北门翻大炮山，至鲁密章谷，则有革什咱土司、巴底土司、巴旺土司。

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司，错居杂处，遍及康境，安富尊荣，不事生产。经济上剥削农奴，供其锦衣玉食，尽情挥霍。政治上压迫农奴，生杀予夺，随心所欲。甚至土司出门，都要一个奴隶，匍匐马旁，土司上下马，都踏在奴隶背上，以人作上马石。

清雍正时，果亲王到泰宁，就其所见西康景物及人和事，作了《七笔钩词》七首，他系皇室宗亲，对边民极为贱视，所作词句对藏族语多诬辱，有悖民族政策的精神，故已少人传诵，惟其中描绘土司的一首极为形象，特摘抄如次：其词曰：“出入骅骝，惯作君家万户侯，世代承恩厚，顶戴儿孙有，凌烟表勋猷，荣华已够，何必登科再向文场走。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钩。”

第二章 川边重镇—打箭炉

第一节 打箭炉之名的传说和打箭炉的形成

打箭炉之名的传说和打箭炉的形成，打箭炉因何得名，史无记载，只有几种传说，并列于下，以供参考：

第一种传说：见于清末打箭炉同知刘廷恕所作《打箭炉厅志》中说：“相传汉武侯南征遣将郭达，安炉造箭之地。”

第二种传说：从前藏军东侵，直达邛州（今邛崃）南桥。诸葛亮时为汉相，为保成都安全，请藏军西退一箭之地，藏军认为一箭射及之地，并无多少，遂允其请，约期射箭，但诸葛亮却密遣部将郭达，先到炉城，造一铁箭安置在东面山顶。到期射箭后双方派人寻箭，直寻至打箭炉东郊山顶，才将箭寻获，于是川藏双方，遂以打箭炉分界。事后郭达恐藏方知其弄虚作假，加害于他，遂扑入锻铁炉内，自焚而死，后人嘉其行，在打箭炉北关内，立庙

祀之，名曰将军庙，庙内郭达塑像，满脸火泡，说者谓系当年郭达扑炉自杀时所留疤痕。并将当年安箭之山，命名为“郭达山”。山上尚有一种长角盘屈的野羊，谓系当年郭达的坐骑，这种野羊，肉鲜味美，比家羊好吃，民国初年，郭达山上的野羊，成群结队，总数约数百只，现在被人绳套枪击，狂捕乱杀，行将绝种。此二说虽近乎神话，但仍为人乐道不置。

第三种说法：谓打箭炉系藏语“打真沱”译音，打真是宝贝之意，沱为二水交汇之意。打真沱就是二水交汇的宝贝地方之意。还有一说：打箭炉是藏语“打真沱”的译音，但打真之意不是宝贝，而是玩箭，所以打箭炉也就是二水交汇的玩箭地方。请说孰是，作者无力考证，今并存之，以俟来者。

清朝以前，不但没有打箭炉，连泸定县也没有。只有大渡河流经境内，打箭炉厅志引《方舆胜览》上的话说：大渡河之中流，下陷五六十丈，河流至此澎湃如瀑，从空而落，船筏不通，名为噎口，殆天设险以绞道也，所以古代的茶马互市，都设在碉门（今天全）黎（今汉源）雅（今雅安等地）。虽有明正土司之设但他为了便于控制他的领地，官寨也修在折多山以西。打箭炉还是一片荒原。清初四川巡抚贝和诺上雍正帝的奏折上说：“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兵，进入四川，商民避兵乱携茶货冒险用溜索渡河，到打箭炉贸易，适乌斯藏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均获厚利，来者日众，藏汉杂处。于是始有坐镇之营官，管束往来贸易。”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泸定建起了铁索桥，交通方便，雅郡的五属（今雅安，荥经、名山、天全、邛崃、为当年产茶的五个县称五属，其他商人到打箭炉来经商的，也与日俱增，而明正土司也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移驻炉城，设置锅庄，接待藏商。藏商也只须到了打箭炉，销货买茶。不必再去碉门。清雍正八年（1730）设置打箭炉厅，分隶雅郡，清政府又在大渡河西岸的半山腰上，开凿了一条驿道，溯大渡河而上从咱里经烹坝，瓦斯沟、头道水、柳杨直至打箭炉。这条路筑成后，可以直接把茶运到打箭炉，由雅黎到打箭炉，不但不必由沈村渡河，经杂威翻磨岗岭经磨西越雅甲埂才到打箭炉，又不必从马鞍山小路经岚州翻山到打箭炉。路既简捷，道路又宽，不仅人力背负，行走方便，还可用骡马驮运。

商人还有携眷到打箭炉定居经商，也有在当地婚娶定居开设店铺的，商业日兴，户口日增，一些开设商号，售卖各种百货及油盐米粮等日用品的，一天比一天多，各种经营服务行业的，也应时而兴。打箭炉这个边区重镇，也就逐步形成了。

第二节 打箭炉的驻兵

清朝政府，认为打箭炉是边境唯一重镇，内卫川滇，外控西藏，既要保卫川藏交通，畅通无阻，又要镇摄康境许多土司，保境安民，所以必须在打箭炉设置重兵。早在清乾隆四十年（1776）打箭炉还未设置同知之前，就设置了绿营兵一个协，称阜和协，并修建了协台衙门（今州邮电局即其旧址）统兵官尊称协台，职称是副将，官阶是四品。下辖四个营，中军营驻打箭炉，捍卫打箭炉，左营亦驻炉城，策应各方。右营驻清溪（今汉源县旧址），保卫大相岭，泰宁营驻化林，保卫飞越岭。

打箭炉的兵员，额设马步战守兵二百五十二名，其中马兵一十九名，战兵九十八名，守兵九十七名，当时这些兵马，戍边多年，将老兵弱，武器原始，用的是长矛弓箭，短刀盾牌。每月逢三、六、九日，都要到南较场操练舞刀弄箭，宛如演戏，市民多往围观。

第三节 炉城、炉关、关内、关外、出关、入关

打箭炉又名炉城。因为赵尔丰改土归流，虽在边境设立了道、府、厅、州、县十余个，但都没有修筑城墙。只有打箭炉，早在雍正八年（1730）安设阜和协时，为防止藏兵内侵，东傍跑马山，西临折多河，修筑了乱石砌成的城墙三堵，共长一千一百四十七丈，并分建了东、南、北三座城门，城台高度连垛口排墙共高二丈五尺，长五丈，厚三丈二尺。并建有城楼巍峨壮观，并给三座城门都命了名，东门名紫气门，取紫气东来之意。南门名南极门，取南极星辉之意。北门名拱宸门，取众星拱北之意。三座城门，都有兵把守，早晨门城门，晚十时关城门，非有急事，在关了城门后是不开启的，因为有了城墙，人们便简称打箭炉为炉城。

东门设大卡，是入川通衢，南门系赴藏大道，北门雅纳沟，系通各处藏区小道。

民国十一年，东门倾圮，镇守使陈遐龄，拨款修复，认为紫气门三字，语意隐晦，非一般人能懂，遂改为康定门，并亲笔写了康定门三个大字，刻为金字木匾，嵌砌在城门上。只有城楼上前镇守使殷承献写的一付对联，也是刻在木板上悬挂在城楼上的，这付木质对联，

长丈余，宽三尺，字很大，直径约二尺，这付对联，只有八个字。上联是“天眷西顾”，下联是“紫气东来”。这些城墙，城门，城楼和匾额对联，民国三十二年（1943）康定修筑市区马路，都已拆毁，今已难寻其痕迹了。

由于藏汉两个民族，语言不同，生活殊异，汉人到了藏区，语言不通，情愫无法表达，生活不习惯，宛如置身异域，因此，内地来人称去藏区为关外，为草地，从炉城出南门或北门到藏区，有只身离乡之感，称为出关。而出东门则如还乡，有亲切之感，所以称康定以东为内地，称出东门为进关。最先见诸文字称出南门或出北门为出关的，是清雍正时果亲王的七笔钩，他只是去泰宁，但他也产生了去异乡之感，所以七笔钩的一开头便说：“万里遨游，西出炉关天尽头”。后来赵尔丰的《平康三策》更说得明确。他在第二策上说：“故事驻藏大臣及六诏台员，每出关时，悉在炉城奏报某月某日自打箭炉南门或北门出关入藏”。相沿日久，遂成习惯，于是关外或草地遂成了炉城以西藏区的代名词，而从炉城南门或北门出城称为出关，不用解释，尽人皆知。

第三章 改土归流前西康发生的两次事件

第一节 泰 宁 事 件

先是打箭炉同知刘廷恕，派人开采泰宁金矿，泰宁喇嘛寺出面阻挡，打伤开采人员，泰宁营都司卢某，率兵镇压，竟被戕杀，事态扩大。川督锡良，派四川提督马维琪，统率绿营兵马，驰往征讨，马云南人，久经战阵，始克官至提督，而当地滋事的喇嘛和藏民，都系无组织训练之众，不堪一击，马兵至一战而乱事遂平，正欲班师回川、巴圹又发生了凤全事件。

第二节 凤 全 事 件

凤全是清室一位亲王的郡马，奉钦命出任邦办驻藏大臣。行抵巴圹，见巴圹气候温和，水草丰美，宜于开垦，遂留驻巴圹，计划从四川移民开垦。这样就触动了丁宁喇嘛寺贵族的切身利益。因为土司贵族和喇嘛贵族的社会基础是农奴制度，平日剥削农奴，养尊处优，生

杀予夺，任意施为。若进行开垦，迁往者必源源而来，设置官府，必不接受他们的统治。并将引起农奴觉悟，威胁其统治基础。同时凤全向川督建议，限制喇嘛寺权力和减少喇嘛人数的密函，也被丁林寺大喇嘛等得知，对凤全更加怀恨，必欲杀之。于是丁林寺堪布坝哥朱格，和大喇嘛格桑洛朱等煽动垦区附近的七村沟老百姓，说开垦触犯神山必将招来灾害，应起而阻止。七村沟群众，对喇嘛煽动之词，深信不疑，遂推派代表，向凤全请愿，要求停止开垦，凤全地位显赫，性情粗暴，对请愿代表，不但不予抚慰，反而加以责笞，致令民心愤激，聚众鼓噪，向凤全进攻。凤全当时，只有亲兵马弁，五十余人，众寡不敌，退入巴圹土司大营官罗进宝官寨内，并飞章调马维琪率兵救援。但马因初平泰宁之乱，兵马需要休整，并认为边民鼓噪，事属平常，不会造成大乱，未予重视。当时西康，尚无电讯，文书往还，需派人飞马驰送，虽三百里加急，（即送文人需日行三百里），但仍颇费时间，马虽加紧调兵运粮，至少亦需时月余，始克成行。凤久待援兵不至，弹药粮食，日渐减少，情况至为危急。大营官罗进宝，与二营官郭宗扎保密议，谓援兵不到，官寨不保，被攻破后凤钦差是在官寨内被杀的，他们必受牵连，不如劝凤突围出奔，到泰宁马维琪处，有兵保护，可保安全，凤然其说，遂率卫士五十余人突围向泰宁方向奔驰。但未料到七村沟藏民，早在距巴圹十余里的鹞哥咀设伏（或谓系在距巴圹约二里之红亭子设伏）。凤至，伏兵齐出，将凤杀害，卫士五十余人，无一生还。同时还有两个法国传教士，同时被杀。凤全以金枝玉叶之亲，任钦差大臣之职，富贵尊荣，难与伦比，一旦被杀，其严重性比杀死一两员地方官吏，何止倍蓰，又杀死了两名法国传教士，牵动外交，情况更为严重。清廷震怒，严旨责饬川督锡良、迅速派兵，戡平巴乱。赵尔丰亦力主派兵进剿，为建省张本。时提督马维琪尚驻兵泰宁，锡良遂檄调马维琪，由泰宁就近出兵巴圹平乱，并任建昌道道员赵尔丰，为军务督办，兼办后勤。添募新军五营，由赵率领赴边。由于凤全事件的发生，导致了赵尔丰经营川边。

第二篇 赵尔丰经营川边

第一章 赵尔丰其人和他的《平康三策》

赵尔丰，字季和，山东泰安府人，入旗籍属汉军正蓝旗。目睹清廷太后专权，朝政腐败，列强虎视，国步艰难。西南大片国土，都是还未开发的处女地，英人侵入印度后，对之垂涎三尺，嗾使藏方，常生事端，清廷鞭长莫及，隐患实属堪忧。颇思有所建树。

遂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四川建昌道道员时，提出了《平康三策》。

他的首策是：将腹地三边之倮族收入版图，设官治理。他说：“三边地皆倮族、（注：今彝族）、界连越隽、宁远，山居野处，向无酋长，时出劫掠，边民苦之，然地多宝藏，药材尤富。三边既定，则越隽、宁远，亦可次第设治，一道同风，此平康第一策也。故事驻藏大臣及六诏台员，每出关时，悉在炉城奏报。某月某日自打箭炉，南门或北门入藏。相沿既久，英人每执奏报为言，以为炉城以西，皆为西藏辖地，每与交涉，理屈辞穷，界限牵混，堂奥洞开，力主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以丹达为界，扩充疆宇，以保西陲，此平康第二策也。

川藏万里，邻接英印，山岭重沓，宝藏尤富，首宜改造康地，广兴教化，开发实业，内固蜀省，外拊藏疆，迫使拉萨，藏卫尽入掌握，然后移川督于巴圹，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此平康之三策也”。

当时赵尔丰只是一个道员，官阶才三品，本无权直接向朝廷上书言事。但因当时赵尔丰追随四川总督锡良多年，锡对赵颇为赏识，称赞赵尔丰：“廉明沉毅，才识俱优，办事认真，不辞劳怨”。并向朝廷密保赵尔丰“识量特出，精力兼人”。赵尔丰的平康三策，识远谋深，颇受锡良嘉许，并代为上奏清廷，虽廷议报可，但因规模宏大，牵涉甚广，不到时机成熟，不敢轻言实行。